

北京来的一束光

■ 邱洲亮

那年,当兵的舅舅到广州探战友,带回来一箱旧书报。在众多报刊,一份印着文艺两个字的报纸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文艺、文学这些字词当时在我这个农村女孩的眼里是天山雪莲,是天空的明月,它们高不可攀,触摸不及。在心里,它是花,它是光,于是,我对来自京城的它多了一份莫名的喜欢。

我觉得它与自己有缘,它才从遥远的北京来到粤西山村,来到我的手里,走进我的书桌,走进我的心里。

有人说在人群中多看了谁一眼,谁的容颜就留在心中。我与它朝夕相对,看了百眼千眼,已日久生情,看多了它,就动了向它投稿的念头。在镇邮局,我担心平信编辑收不到,特意寄了挂号信。邮局的女人,一看信封的收件地址及编辑收,瞄瞄我,投来一个白眼,她那张高傲的脸上,流露出一不屑的表情,她面前两三尺宽的柜台好像能把我与她隔出一个阶层。

稿寄出一个多月,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。我拿着沾了京城味道的信,迟迟不拆,想开心延续久一点,怕失望来得早一点。丑媳妇终要见公婆,信里除了退回我的稿件,还有一张印有某某字样的信笺,信很短,是一位编辑老师回复我的稿件,说文章构思不错,但文章的风格不适用于某某报,鼓励我多看书写,成为一个有潜质的作者。估计编辑是一位善良的人,他看到我是

来自偏远的粤西山村的作者,不想我在等待中失望,在退稿的同时写下了安慰的短信。这封北京来的信,这封短短的信,它温暖了我那颗觉得粤西的山村到北京很远的心。

我知道,路,要一步一步走,饭,要一口一口吃,写文章也急不来。我知道粤西到北京的距离很远,我也知道粤西农村作者的文章离北京发表水平也差很远,那我就从粤西乡村踏实地慢慢出发。

可投出的稿件要么泥牛入海,要么物归原主。后来,几次看到余华对当年的退稿,调侃得那么开心,我就觉得是他幽默的细胞是让他成为出色的作家的一个原因。而我遭到退稿就开始怀疑自己水平差,缺乏写文章的天赋,就想做逃兵,想做一只把头伸在泥沙里的鸵鸟,不想再对着一沓沓稿纸写写划划,不想再费尽心思构思遣词造句,把曾渴望追逐缪斯的梦想丢到爪哇国了。

在放弃对缪斯女神的爱时,我陷入迷茫,不断问自己,做一个这么容易投降的人,以后人生的路该怎么走?难道面对生活的艰难就做一个逃兵?况且自己不是天才,又不是科班出身,被退稿不是很平常吗?那时,又想到北京那位编辑老师的信里鼓励的话,那一刻,它像兴奋剂,也像安抚器。它让我慢慢静下心来,开始专心阅读书籍,从名篇到名著,从国内作家

到国外作家。我觉得累的时候,我想放弃的时候,我就想那位编辑老师的信,那信那话就会传递给我力量,给我勇气,坚持,再坚持。渐渐,书看多了,在书的这座天堂待久了,走久了,我的眼光从眼前的村庄,到了城市,到了我双脚丈量不到的角角落落。认知变了,写的字也变了。

缪斯女神不会辜负勤奋的人,努力与坚持让我的文字变成铅字,它从山村出发,到了南方的城市,到了北方的城市,它还让我有机会到了北京。被邀请参加2018年8月8日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举办的颁奖典礼,从脚踏入北京那一刻,我知道,我终于能从粤西到北京了,到了可以闻到某某报油墨香的北京。

在农展馆里南10号,那么近看着我想了念了十多年的它,我想上去看看,想去编辑部看看当年给我写信的编辑老师是否还在这里上班。有诗写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;有人说喜欢会克制,会胆怯,我喜欢了它那么久。有那么深,那么长的喜欢,但我始终都没有勇气上6楼,它在我心里,它不只是一个编辑部。

我就像一个暗恋的人,默默地看着6楼,向暗恋已久的“情人”投以深情的双眸,默默想着有一天,要用一个最好的理由,走向它,让自己释放心里积攒了多年的喜欢。



夏日繁花。萱禾 摄

贺兰山(外二章)

■ 张月平

一座山,已经霸占文学的江湖多年。

贺兰山站着,看着远方,目光穿透唐诗宋词。白云努力向上飞翔,想与它并肩作战。

风劲。抚摸过的地方,都留有手印。浅淡如梦,深似林海。被磨砺过的坚硬,更有质感。由内而外,散发出对抗的力量。

马踩过的石头,铁花四溅。

石头的坚硬,小溪的柔软,在山间自由切换,像白天和黑夜一样衔接自然。

要忘记多少烟火,才能出走得如此干脆。

石头在的地方,酸枣树不会走远。它一点也不寂寞,用小小的红果,反复阅读空旷高远。憨厚的山核桃,咧着嘴笑的模样,像极了那个考试得了一百分的孩子。榆钱树用一簇簇的果实,点燃绿色的火焰。

雨抽打着悬崖,像插向地面的剑。风用强劲的手,扬起满沙尘砾。如此,也不会妨碍它们,茁壮成旷野里的火炬,璀璨成天空中的星星。

贺兰山扬起鞭子,放牧青羊,也放牧满山的石头。石头被山风喂得光滑饱满。

以风为笔,将种子像插叙一样安置在石间。这绿劈开坚硬的石块,响亮地诠释着生命的力量。

山里的阳光,清澈干净,像诗歌一样从未走远。

白鹭填词

词牌还在路上,白鹭就用翅影填写了一曲《诉衷情》。

裸露的浅滩上,它用脚印描画着竹叶,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。人间的烟火气,就在这里生发。

水中的倩影,被一棵水草捧在掌心,又被一阵鸟鸣抛向天空。

阳光洒满两岸,微风如巧克力般丝滑。白鹭的表述直白又长情。一会儿沉思踱步,一会儿低头觅食,一会儿翩翩起舞。岁月静好,就是如此模样。

除非歌声里飘着花香,她才会抬头注视我,与我说上三言两语。

当它起飞时,我看到了一小朵一小朵白云盛开。它们有的低头看了我一眼,有的抛下一串歌声,有的仍然说着那一句:今天果然是个好天气。

白鹭的精气神,就是天河湾的气候,是每个平罗人的真诚。

我不敢和它们互动太久,怕自己也长出翅膀,与它们翱翔蓝天时,跟不上队伍。

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唐诗已将它们定格。而我,还有好多山要爬,许多河要过。

毕竟,修行是一条漫长的路,无论做人还是做文。

山杏花

一直不肯老去,是谁在后面追随?银铃般的笑声,爬过了这座山岗,又翻过了那道梁。

盛开的,像蝴蝶在振翅。含苞待放的,羞涩地低着头。

感谢这座山接纳她的质朴,她的憨厚。轻轻开花,默默结果,自己收集自己的心事。

山杏花踮起脚尖,将山勘望了又望。去年那个牧羊的小哥哥,还会来吗?她不知道的是,那个小哥哥已办起了规模宏大的养殖场。他的心就是辽阔的草原。当然,在草原的一角,一树山杏花,星星般闪耀。

在贺兰山的皱褶里,山杏一直扮演着填充补墨的角色。

假如她开口说话,一定是生活先苦后甜。

巴布几内湾的黄昏

■ 王侏晓

黄昏的时候,我们来到了这里。

海还是那片海,天蓝天蓝的海,涛声依旧的海。湾还是那个湾,是东西两头有山围着,围成一个睡着的“山”字中间少了一竖的形状,张开毫无遮掩的大嘴,大口大口地吞吐海水的湾。滩涂还是那方滩涂,长与宽,不多也不少,不移也不偏。

只是,今次与我一起探访这海这湾这滩涂的人完全不同了。上次来这里,是在三年多前,那是茂名作协组织的一次采风。

这方滩涂呢,有点变化了。三年多前,这里原是荒滩,草比人高,要寻着前人踏出的小路,高一脚低一脚的才能到达海滩。现在,一进入口就能闻到商业的味道,路开出了,此起彼伏的临时棚架商家搭了起来,通了水,连了电,叫卖声与海浪比着谁大声点。

在滩涂的一方高地,我们摆开饮茶的家当,黄昏柔和的阳光正好入茶。等到点心伴着热茶下肚后,顿觉整个人休闲了下来,这方天地与海的节奏慢了下来。看着海滩上弯腰低头寻宝觅石的人,觉得他们也分外有情调。来这里的人,想必大多数是冲着石头而来的。石头嘛,拾与不拾,都无关系,看着,踏着,拿着,玩着,就心满意足。若真

有兴趣拾,你也贪心不了,说到底,这里的石头都是特别有分量的。每只石头都藏着这海这湾说不完的故事,分量沉着呢!况且,你能把整片大海都带回去吗?因此,无论大石抑或小石,对谁都不吝惜,男女老少一视同仁,甚至摆上各种姿态等你来宠幸。

还未过多久,只见太阳在西斜的路上慢慢下移,深秋的云想遮却遮不住,晚霞淡雅休闲地透过云,把天空染成了缓缓流淌的柔和的彩画。海面上,海鸟的只数也多了起来。它们是在唤亲归巢还是抓住黄昏的尾巴去觅食?我没问它们,它们也不向我点头示好。

海的不远处,先是看到航线上的灯陆续亮了,由近到远,像儿时用瓦片在湖塘水面掷送滑翔,一个连着一个,一路串着向大海深处伸延。湾内没有归帆的渔船,大小船只拐了个弯后,都停到离这里只有半里的隔壁的架海岸边去了。在湾的西头,耸立一块巍巍的望夫石,数点着大海中新世纪新时代欢快航行的渔歌,远古的守望早已成了传说。

很快地,又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围着养殖渔箱的灯串闪了起来,在海中间自成一景。我不知道箱子养殖了什么,但我知道,绝对少不了大海里生

蹦活跳的灵气,少不了鲜美的鱼虾蟹。

又过一会儿,滩涂上,这家店的灯亮了,那家店的灯也亮了,一盏两盏一盏连着一盏,一家两家一家连着一家。不一会儿,所有灯都亮了起来,灯火映进大海,在浪花上追逐闪烁,闪烁着滩涂以及滩涂以外幸福指数攀升的喜悦。

渐渐的,大海也褪起色来了,身影越来越淡。只见几个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当地人,一张张地收起租借给海滩的胶椅,把高大的太阳伞一收,顺便把劳累了一天的海风也收了起来。然而,海滩的游人好像热情还是一点也不减,一个两个都在抓紧与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浪互动嬉戏,看不出有停止挑拣五彩石的半点打算。

此时,同行有人抛出一个画面,说在这湾内建一条栈道,或许更热闹。可围着饮茶的人谁也不接这个话题。我想,有些地方有些东西能保留一份原始不好吗?况且,这里不用任何装饰,就已经美得不能再美了。

好在黑夜终于降临了,看海彻底变成了听海,大家都很乐意留下这个话题,让这海这湾这滩涂给出自己的答案。就这样,我又完成了一次与茂名电白巴布几内湾的近距离接触之旅。